

内容简介

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后，死里逃生的宫女将宫廷乐曲带到民间，经历两千年的传承演变，由民间说唱、皮影到舞台戏曲，逐渐形成了关中渭北独有的戏曲剧种——“阿宫腔”。作品跨越两千年关中历史人文长河，用凄婉、野性的笔调，描绘出一幅民间戏曲艺人在历史更替中的人生百态，仿佛一卷渭北民间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这既是一部民间戏曲的传承秘史，又是一曲阿宫腔艺术的千古绝唱。

作者简介

党益民，陕西富平人，武警某总队副政委，大校警衔。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，中国徐悲鸿画院创作中心副主任，西藏民族学院客座教授。出版长篇小说《一路格桑花》、《喧嚣荒原》（《羌笛劫》）、《石羊里的西夏》（《屠城》）、《父亲的雪山、母亲的河》和长篇报告文学《用胸膛行走西藏》、《守望天山》等。曾获中国作家“大红鹰”文学奖、第三届和四届徐迟文学奖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《一路格桑花》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，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；《守望天山》被拍摄成同名电影。

目录

内容简介	1
作者简介	1
1.宫女	2
2.墨面客	26
3.桃花刀	52
4.莲子	81
5.观音土匪	107
6.银簪子	122
7.牛娃子	140
8.小生张青	153
9.上官云秀	175
10.三根金条	195
11.半分地	210
12.伙计	232
13.曹老师	250
后记	269

1.宫女

大娥和小娥逃离咸阳的时候，阿房宫的大火已经熊熊燃烧了一个多月。回头瞭望远逝的城郭，她们长嘘了口气。终于逃出来了！可是，她们哪里会知道，数日后，一道弧形的刀光闪过，她们中的一个的头颅竟像鸟儿一样倏地飞离了圆润嫩滑的香肩。

逃生是为了不死，结果却死了一个。

那时，刘邦仍然驻军在霸上。刘邦眼睁睁地看着项羽杀了秦王子婴，烧了阿房宫，却没有一点办法。想当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称始皇帝后，便征发刑徒罪犯几十万人，在渭河之南上林苑中大兴土木，营造阿房宫，工程未就，却被项羽一把火化为灰烬，刘邦甚为心疼，却很无奈。项羽的残忍他是知道的。进军秦地关中途中，在河南新安城外，项羽一次就坑杀了二十万秦军降卒。面对这样一个霸气十足的狂人，他能怎样呢？

只能等待。

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等待也是一种办法。

其实，最先攻入秦地的是刘邦。然而他没有进驻秦都咸阳，而是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咸阳城外的霸上。尽管当初楚怀王令项羽去解巨鹿之围、令刘邦西攻关中之时，大家约定“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”，但是深谋远虑的刘邦，还是止步于霸上，恭候“盟友”项羽的到来。

刘邦为了争取民心，以废除秦朝苛法为号召，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”他因此赢得了秦地民心。而项羽的军队进驻咸阳后，火烧阿房宫，杀淫抢虐，将从宫里逃出来的女人发配给兵士，而把男人杀掉，扔进渭河，或者坑埋。

大娥和小娥为了掩人耳目，装扮成了一对小夫妻。大娥对小娥说，你细皮嫩肉的，怎么也不像男人；我脸上有伤疤好化妆，我来扮男人。

大娥说这话时口气豪爽，但神情却有些黯然。大娥脸上的伤，是从宫里逃出来的时候，为了保护小娥，被熊熊燃烧的门楣烫伤的，虽然这时已经好了，但却留下了掌心大的一块黑疤，而且右眼角有些往下耷拉。这让原本美丽的大娥不再俊俏了。小娥看出了大娥的哀伤，但却不知怎样安慰，只在心里轻轻叫了声“姐”。

大娥用麻布一圈一圈地将自己丰满的胸束起来，末了，从地上抓起一把灰土，涂抹在小娥脸上，再用衣袖擦拭得自然一些，然后对小娥说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你“男人”。

逃到渭北的一个村庄时，天色已晚，她俩便在村头的一间草房将息下来。一路逃亡，早已疲惫不堪，两人头一挨地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中，一个声音隐约传来，像是小孩在啼哭，她们以为是在梦里，没管，又继续睡。可那声音一声高似一声，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。大娥被吵醒了，小娥也被吵醒了。她们

终于听清楚那果真是孩子在哭，先是一个，接着是两个，后来竟然变成三个。而且似乎就在隔壁。夜深人静，三个孩子一起啼哭，此起彼伏，谁睡得着？

小娥嘟囔，烦死了！

小孩却不管，拼命地哭，没有停歇的意思。

小娥用手捂住耳朵，但声音还是从指缝间钻进耳朵。小娥就闭上眼睛拼命唱，唱宫里常唱的一种曲调。她把这曲调当做洪水，想把那哭声淹没。奇怪的是，那哭声竟真的给淹没了。可是她们刚躺下，哭声又响起来了。小娥又咿咿呀呀地唱。哭声又停止了。小娥一停下来，哭声就又响起来。

大娥说，看来孩子喜欢听你唱，你就接着唱吧。

小娥实在太困，不想唱了，只想睡觉。可是小孩的哭声执著而响亮，她们根本无法入睡。面朝门口的大娥，突然感觉门口一暗，月光里出现了一个黑影。她吓了一跳，立刻翻身坐起来。

谁？

我。

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小娥爬起来，身子直抖。

大娥又问，你是谁？

男人却反问道，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睡在我家草房的？

原来是房东。

大娥说，我们是逃难的，在这里借住一宿。

男人说，刚才是你们在唱歌？

大娥说，我们没想吵你，是因为娃娃哭，我们才唱的。

男人说，你们跟我走！

大娥问，去哪儿？

男人说，去我家。

大娥问，干啥？

我想请你们帮个忙。男人说，我家有三个夜哭郎，天天夜里吵得人睡不着觉，你们刚才一唱，她们就不哭了，真是日怪！我想请你们去我家，给她们唱刚才那调调，哄一哄她们。

这要求不过分。谁让自己睡在人家草房里呢，不去似乎没有道理。她们疑疑惑惑地跟着男人走了。

一进屋门，孩子的哭声比刚才更洪亮了，聒噪得她们耳朵直嗡嗡。炕上坐着一个黑脸女人，二十多岁的样子，怀里抱着一个娃娃，身边躺着两个。丁点大的孩子，能发出如此洪亮的哭声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女人看了大娥小娥一眼，愣了一下，接着骂怀里的孩子：号丧哩号，我让你号，我让你号！说着，“啪啪、啪啪”在孩子的屁股上就是两巴掌。孩子哭得更凶了。

男人皱了皱眉，不耐烦地说，打娃有个球用，有能耐你当初别生她们！他又扭头对大娥小娥说，唱呀，唱你们刚才那调调。

小娥张口刚一哼唱，哭声便戛然而止，孩子们一齐扭头看着小娥。

慢慢地，三个孩子终于在歌声中睡去了。

这时，天也麻麻亮了。

男人把大娥小娥领到外屋，对大娥说，兄弟，你们两口子逃到哪里都是个逃，不如就在我家住下，白天帮我干点活，晚上哄哄娃，我管吃管住，咋样？

大娥和小娥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便点头答应了。

男人问小娥，你刚才哼的是啥曲调，我咋从来没听过？

这是阿房宫里的曲调，你当然没有听过。小娥心里这么说，嘴上却说，我是胡乱哼哼哩。

男人看着小娥，眼里起了一层雾。

胡哼哼也这么好听，日后你就给咱天天哼哼。

她们住下后，三个孩子安生多了。她们只要一啼哭，小娥就给哼曲子，孩子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孩子总算安生了，可是大人却不安生了。

那男人名叫朱鹮，是这家的男主人。朱鹮和他的黑脸女人隔三差五就会吵上一架，甚至还会动手。有时朱鹮打得黑脸女人鼻青脸肿。那女人脸上的伤痛还没有消除，夜里就又在隔壁咯咯咯地笑了，时而还发出一种让大娥和小娥脸红心跳的声音。

清晨，小娥站在院子里，仰头看着枣树上唧唧喳喳的小鸟，突然感觉身后热热的，一回头，见朱鹮蹲在门口，眼神怪怪地

盯着她看。朱鹮最近总是拿这种眼神看她，看得她心里直发毛。小娥红了脸，转身回了屋子。

夜里刚睡下，小娥感觉屋外有些异样，推了推大娥。大娥侧耳听了听，又看了看窗户，真的有影子晃动，便悄声对小娥说，他在偷听我们的动静。

小娥问，啥动静？

大娥说，你也像黑脸女人那样哼哼几声，他就不会怀疑了。

小娥说，我不会呀。

大娥说，不会就学嘛。要是让他产生了怀疑，我们就麻烦了。项羽的军队正在到处抓我们呢。

小娥就学着哼哼，头两声不像，后来就慢慢有点意思了。果然，小娥哼哼了一会儿，窗外的影子便不见了。两人掩嘴偷笑。

第二天，朱鹮见了大娥说，你小子真有福气，摊上这么水灵的女人。

大娥叹了口气说，唉，啥水灵不水灵的，逃难之人，能有口饭吃就行。多谢大哥收留了我们啊！

这天半夜，朱鹮夫妻不知为什么又打了起来，三个孩子哭成一片。她们急忙跑过去。黑脸女人头发零乱，嘴角流血，朱鹮站在地上骂道：我娶了你真他妈倒霉，长得黑丑不说，连个儿子也生不出来。你个丑婆娘，想让我老朱家断子绝孙呀你！

朱鸛的样子很吓人，她们不敢劝说，抱着三个孩子赶紧回了自己屋。

第二天，黑脸女人带着三个孩子，坐着一辆牛车，回了娘家。

傍晚，朱鸛把大娥叫到院子里说，跟你商量个事。

大娥问，啥事？

朱鸛却不说话，坏笑着看大娥。

大娥低下头说，有啥事你就说嘛。

朱鸛说，她真是你女人？

大娥心里一惊，仰起脸，装出平静的样子说，是呀，咋啦？

别骗我了！朱鸛说，我早看出来，你们不是一般人。

大娥说，咋不一般？

朱鸛说，你们到底从哪里来？

大娥说，我们从家里逃出来……

朱鸛说，还在骗我！你们两个都是从阿房宫逃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外面裹着麻布裙裾，里面可是绸缎而且有皇家的标记。你们把洗好的衣裳晾在院子里，当我是睁眼瞎呀？告诉你吧，我们家从前就是开绸缎铺子的。这种绸缎是贡品，只有阿房宫里才有！

大娥大惊失色，慌忙下意识地遮掩自己的裙裾。

朱鹮说，项羽的官兵正在捉拿你们这些人哩，捉住了就砍头，要是有人举报还有赏哩。不过你不用怕，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不想当恶人，也不想要赏钱。

事已至此，大娥只好默认。

朱鹮说，我不想害你们，只想让你帮我个忙。

大娥小声问，啥忙？

朱鹮说，我就直说了吧：我看上你的女人了。你只要让我跟她睡一觉，我就装着啥也不知道。你们照样住在我家，爱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官兵来搜查时，我就说你是我兄弟，你的女人就是我弟媳妇。

大娥没想到朱鹮会提出这种要求，又气又急地说，不行不行，大哥，这可不行！除了这个忙，啥忙我都可以帮你。

朱鹮拉下脸来说，你能帮我啥忙？我只想要这个！愿意不愿意你先想着，想好了再告诉我。

说完，黑着脸出了院子……

大娥站在黑暗中，脑子里一片昏黑。

怎么办？如果不答应他，他会告发我们，我们两个都会没命。可是如果答应了他，怎么对得起小娥？大娥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她挠着脸上的伤疤，好像那儿藏着什么好办法。心里一急，竟然挠破了。大娥嗅到了一股血腥味儿。那血腥味儿让她不由得伤感起来。小娥呀小娥，为了你，我已经毁了容貌，变得不像女人了，连朱鹮这种男人都没有看出我是女儿身。而且我们

九死一生逃出来不易啊，我们还年轻，还没有好好活人呢，不能就这么让朱鹳把我们送给那些土匪一样的官兵啊。小娥呀小娥，姐姐好为难，你说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
三年前，她俩被从南方选进宫的时候，刚满十四岁。大娥比小娥大半岁，所以小娥叫大娥“姐”。大娥看上去比小娥还要美丽。阿房宫里从来就不缺美女，像她们这样的有成千上万。秦王灭六国之后，羡慕各国那些奢华的宫殿，便将那些宫殿的式样绘成图纸带回咸阳，仿建了一百四十五个宫室，并将六国的妃嫔媵嫱美姬尽收其中，朝歌夜弦。其中那些歌姬将各地的乐曲唱腔带进阿房宫，杂糅演变，渐渐形成了阿房宫特有的一种歌舞唱腔。这种唱腔具有严格的乐曲规制，比如，皇帝上场时要用《朝天子》，玉皇上场时用《一气清霄》，诸王上场时用《石榴花》，官宦上场时用《画眉序》，黑虎上场时用《太极阴阳》，一般人上场时用《流水》，等等。

阿房宫腾起大火时，宫女歌姬们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大娥本来已经逃出了殿门，可听见后面的小娥“啊呀”一声，扭头一看，只见小娥奇怪地扑贴在殿门上。

大娥说，小娥，快跑啊！

小娥哭喊着说，姐姐，快来救我！我动不了呀……

大娥返身跑回去拉小娥，却怎么也拉不动。一用力，小娥的裙裾被撕裂，露出了怀里的一把刀。然而那刀却闪电般被一只无形的手夺去，“啪”的贴在殿门上。大娥一下子明白是怎么

回事了。当年秦王遭遇荆轲行刺未遂后，为了防止刺客，便将殿门用磁石垒砌。如果有人携带短刀暗器入殿，就会被吸附在大门上。没想到磁铁殿门建成后尚未捉住刺客，却将逃生的小娥吸了上去。原来，之前小娥正在用刀砍削表演歌舞时所用的竹棍，逃跑中一时慌乱忘了丢掉刀子，竟顺手揣进了怀里。

大娥帮小娥扔掉刀子，拉起小娥就跑。可是燃烧着的门楣突然掉了下来，戳在了大娥的脸上。大娥顾不了疼痛，一手捂着脸，一手拉着小娥拼命奔跑……

她们在城中躲躲藏藏了一个月，大娥脸上的伤才渐渐结了痂，可是却留下了那难以消除的印记……

想起这些，大娥不再犹豫了，她从心里说，小娥啊，姐姐只能对不住你了。朱鹳看上了你，并因此要挟我们，你说怎么办？姐姐只能委屈你了。

这时，朱鹳走进来问大娥：想好了没有？

大娥痛苦地点了点头。

朱鹳走进了小娥的屋子……

小娥惨叫的时候，大娥就站在院子里。她几次想冲进去，但脚像长在了地上，怎么也动不了。泪水一直在她脸上流淌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朱鹳下地干活去后，大娥才走进屋子。小娥坐在炕上，裙裾破碎，头发散乱，神情呆滞，满面泪痕，一见

大娥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大娥紧紧地抱住小娥，小娥哭得更伤心了，肩头不住地抖动。

姐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，我喊你你也不救我。

不知朱鹮给我喝了啥迷魂汤，喝了后，我就啥也不知道了。

姐呀，我没法活了……

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也别想它了，是女人都会有这一天的。我们还得活下去。我们逃出来，不就是为了活命吗？你放心，姐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谁要再欺负你，姐跟他拼命……

晚上，朱鹮回来又想进小娥的屋，被大娥堵在了门口。大娥把朱鹮推到院子里，小声斥责说，你不是说就一夜吗，咋说话不算数？

朱鹮说，我想了一天也没有想明白，你的女人咋会是黄花闺女？你们到底是不是两口子？难道你们以前在屋子里哼哼唧唧都是装的？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装呢？看来你们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。

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再隐瞒下去也没有意义。大娥索性说了实话。

朱鹮说，你们骗了我，我也可以说话不算话。我不光今晚要跟她睡，明天后天我还要跟她睡。你不是男人，你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好。

大娥说，你要再敢碰她，我就跟你拼命！

朱鹮一把推开大娥说，你这个丑女人，别搅了我的好事！

朱鸢骂骂咧咧地直往小娥屋里冲。

大娥踉跄了几步，几乎摔倒。她彻底被激怒了，冲进屋去，顺手抓起窗台上的一把剪刀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插进了朱鸢的后背。朱鸢一只脚门里，一只脚门外，“啊呀”一声，慢慢扭过头来，惊愕地看着大娥，啥也没说，慢慢歪倒在了地上。

大娥带着小娥，连夜逃出了村子……

她们逃到另一个村子，远远地听见村里吹吹打打，很是热闹。近前一看，才知是有人娶媳妇。她们又累又饿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跟着送亲的人群走了进去，想混口饭吃。这样的乱事，两家亲戚大多都互不相识，娘家人以为她们是婆家人，婆家人以为她们是娘家人。但是她们到底还是被人发现了。是她们的狼狈样儿出卖了她们。人家不管是娘家人还是婆家人，在这喜庆的日子里都是一身整洁簇新，只有她俩蓬头垢面破衣烂衫。有人拦住了她们。

大娥脸红了，说，我们是过路的，会唱戏，来给主家凑个热闹。

一听是唱戏的，主人说，那你们唱一段，唱得好，有赏钱。

小娥就站在当院，捏起嗓子唱。小娥窄音细嗓，唱腔清丽婉转，拖腔很长，带着“噫咽”、“哪噫呀唉”、“矣焉也”，娴雅婉转，清雅细腻。如此怪异好听的腔调，村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一个个呆了似的张大嘴巴，好像不是用耳朵在听，而是用嘴巴在听。

好听，好听，就这样唱！主人很高兴，一指大娥说，你也一起唱。

大娥一身男人打扮，将声音压低，粗着嗓子，装成男人的腔调唱了起来。周围立刻响起了叫好声……

那天，她们吃饱喝足后，还得了赏钱。

村民们喜欢她们的唱腔，将她们留下来，暂住在一个年轻寡妇的家里。寡妇皮肤白皙，很丰腴，鼓鼓的胸部几乎随时会把上襦撑破，喇叭形的曳地长裙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窄小。在这偏僻的乡村里，竟有这般尤物！她们后来才知道，这寡妇并非当地人，而是被她在秦军中当差的丈夫从赵国掳到本地来的。几个月前，丈夫在与项羽的军队交战时，战死在了潼关。

寡妇告诉她们，这里属于频阳地界，这村子叫东乡，是大秦将军王翦的老家。

说起王翦，寡妇如数家珍。她说除韩国之外，其余几国都是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灭掉的。秦王还有一位战将李信，曾经领兵追击到衍水，虏获了太子丹。秦王问李信，破楚需要多少兵马？李信说，二十万。秦王又问王翦，王翦说，非六十万不可。秦王说，王将军老了，胆怯了。于是，他派李信领兵二十万，南攻伐楚。王翦即托病辞官，回了频阳东乡老家。结果李信大败而归，秦王知道用人失误，亲自到东乡来请王翦出山。王翦说，若要用老臣，必须给六十万大军。秦王允诺。王翦于

是率军六十万，只一年工夫，就平定了楚国城邑，俘虏楚王负刍……

知道是秦大将王翦的故里，大娥与小娥不再胆怯，一时高兴，向寡妇说了实话。寡妇很惊讶，说原来你们是宫里逃出来的宫女呀，难怪唱得这么好；说你们不用怕了，到了东乡，没人敢欺负你们。那些兵一听说是王翦的老家，绝对不敢进来胡闹。

她们的来历，通过寡妇的嘴，很快在村里传开了。这样一来，村民们更喜欢听她们唱戏了。那可是皇宫里的腔调啊，谁曾听过？

那时项羽的军队已经东撤回楚。项羽一回去就诛杀了楚怀王，自立为楚王，并分封各路诸侯为十八王。项羽人走了，魂还留在关中。他将关中一分为三，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，统管咸阳以西；封秦降将司马欣为塞王，统管咸阳以东；封秦降将董翳为翟王，统管关中以北。将为灭秦立下汗马功劳的刘邦封为汉王，立都南郑，统管汉中。很显然，项羽是想用关中三王封锁刘邦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关中暂时平静了下来。大娥与小娥也安定了下来。她们吃百家饭，为村民唱戏。大娥穿上了衣裙，恢复了女儿身，唱腔却还是男腔。听说东乡来了两个阿房宫的宫女，天天唱戏，周围村子的人都跑来看稀奇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到傍晚，东乡村外的官道上便熙熙攘攘，尘土飞扬。

人们相互招呼：走，去东乡听阿房宫的宫女唱戏去。

说着说着，后来就简化成了：走，听阿宫去。

从此，“阿宫腔”就在渭北一带流传开了。

这一天，小娥正唱着，突然发现人群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小娥拽了拽大娥的衣袖，大娥顺着小娥的目光看去。竟是朱鹛。他怎么还活着？

朱鹛站在人群里，袖着手，看着她们唱戏，好像根本就不认识她们，又好像早就把多日前发生的那件事给忘了。朱鹛脸上挂着笑，神情自然闲适，看不出要报复的意思。这让大娥小娥心里更没了底。她们知道朱鹛不会轻易放过她们，所以一直提心吊胆地等着灾难的降临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朱鹛天天来听戏，依然袖着手，笑着，闲适如常。可是半个月后，朱鹛突然不见了。

大娥小娥觉得奇怪，不知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？

这时，平静不久的关中又开始闹腾起来了。各种传言不断从外面涌来：先是说刘邦突然率军攻入关中，任曹参、樊哙为先锋，自己与韩信率周勃、灌婴为本队，留丞相萧何驻守巴蜀；没过多久，又说关中大部分地区已经归降汉军，只有雍王章邯据守废邱，负隅顽抗，刘邦留下韩信继续进攻废邱，自己率军东渡黄河。后来又说，刘邦东进失败，重返关中，集中兵力围攻废邱，樊哙派兵掘开渭水河堤，引水灌塌废邱城墙，城墙坍塌，汉军乘势攻入，章邯见大势已去，自杀身亡……